

随笔

春来品茗

■张伟俊

台湾的林清玄先生说过，每天的生活就是一杯茶，大部分的茶叶和茶具都很接近，然而善泡才能泡出清香的味道，善饮者更能品出细腻的情怀，人生需要准备的不是昂贵的茶，而是一颗品味的心。

无数个下班后的夜晚，我于疲惫中独自打发时间。多年以来习惯饮茶，那么，何不在一杯香茗中舒缓工作的压力和调节莫名的情绪？于是，工作之余我便徜徉在一水一叶、一壶一杯中，在感恩和欢喜中，静享我的茶生活。

品茶与心情、时间有着某种隐约的联系。清晨可喝杯淡淡的绿茶，醒脑清心；上午可泡一杯花茶，芳香怡人，提高工作效率；午后可以调一杯加奶的红茶，并可搭配点心，解困提神且补充能量。从季节上，春日宜多饮花茶，可解春困，促进阳气生发；夏日炎炎，绿茶能清热去火、生津解渴；秋燥的日子，“青叶镶红边”的乌龙茶最为平和、润喉；冬日抗寒，红茶、熟普洱为首选，可生热暖腹。当然这些规律都不是绝对的，如果你偏爱某种茶，在体质健康的情况下，饮茶当随心所欲。就如我春日喜欢饮绿茶一样。

时下正值春暖花开时节，泡一杯应季的峨嵋雪芽吧。取一只透明玻璃杯，置上约3克茶叶，取水高冲至杯底，那“初出茅庐”的嫩芽，即刻欢呼雀跃，争先恐后地挤出水面，淡淡的草木香，从水面升起，弥漫开来，慢慢地你会嗅到冬去春来的味道。小小芽，吸收了水的灵气，摇曳着饱满的身姿，一片一片悄然沉落杯底，一杯清澈而安静的茶就备好了。

然后静坐品茗，如有三两知己，可以谈些清淡的笑话，也可以谈些凝重的历史；如是一人独品，可以沉思默想，也可以把平淡生活中的琐碎，在茶香弥漫里，过滤成淡而有味的趣闻。当然也可以在午睡刚起无精打采时，趁着春日微风，沏上一壶茶，

静坐石台，沉思、发呆，在茶香里，让昏沉睡意徐徐散去。此时你会感觉身心轻松、神清气爽，像紧缩的叶片，在水中舒展，又似杯中悠悠旋转的叶片，闲庭信步……

茶喝久了，特别是一人独品，会从清澈、柔美的茶汤里照见人生。都说茶如人生，一杯茶的味道，许多时候恰恰是你内心的写照。比如淡是茶的品质，那淡更是人生的极致。再如茶多是苦的，一般人不太接受苦的滋味，但喝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受住茶的苦，才能体会到回甘的美妙。越往后，茶的苦味越少，先苦后甜是一种朴素的人生道理，离苦得乐，是一种温暖的劝慰，这不都是茶与人生微妙的联系吗？若说爱情在茶里是什么模样，那倒是知情不如饮杯茶。和一个潜在的对象去喝茶，可以隐约测出自己的心意来。有时候茶太浓了，感情却还没那么深，总觉得有种不安的感觉；有时候茶太淡了，感情却处在如火如荼的状态，以为是茶汤怠慢了良人。原来好的感情，是刚刚好的水温，刚刚好的口感，不浓不淡，暖心暖胃。

喝茶是需要安静环境的，喝茶也能让人得到安静。轻拿轻放，慢冲慢泡，轻啜静饮，在偷来的浮生半日闲里，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人于静中冷静地梳理一些繁杂的事务，平息躁动的情绪，更容易豁然开朗，故说静能正道，静能生慧，静能开悟。林治先生写的《中国茶道》一书中，“和、清、静、怡、真”的中国茶道，寥寥数字，就勾勒出了一个温柔、文静、脱俗的茶女子形象，故说聪明的女子应摄取茶所具有的素俭、和谐、静雅之精神，美化自己的心灵。

来茶里寻找现世的宁静吧，茶准备好了在等你，你的心情准备好了吗？走吧，让我们一起享受茶生活。



我想剪一段春光 (外一首)

■卞彬

我想剪一段春光
插入漫长而寒冷的冬季
让它如炭火一样
温暖早已冰封的心

我想采撷一抹微笑
插入漆黑而寂寞的长夜
让它如烛火一样
照亮早已孤独的心

我想寻觅一首诗歌
插入崎岖而坎坷的人生
让它如桃花源一样
栖息早已疲惫的心

我想掬一捧纯洁的爱
插入酸甜苦辣的生活
让它如溪水一样
滋润早已干涸的心

天已经亮了

天已经亮了
尽管仍有些寒冷
但屋外的鸟儿
却欢快地叫个不停
仿佛在迎接春天的到来

天已经亮了
路上已有了行人的脚步声
我暗下决心
再过一分钟就起床
不再留恋那温暖的被窝

一分钟过去了
又一分钟过去了
我依然没有起床
我给自己找了
一个又一个理由
安慰自己

天已经亮了
我仍躺在床上
感觉屋外的鸟声
离我很近
又似乎很远

散文

一树异花满院春

■王新扩

数九寒天已过，我家院子里那棵异花同株的果树仍抱着花骨朵不肯撒手，难道果真应了农谚“九尽花不开，果子满街摆”？

前天的暖阳一下子把小院的温度烘了上去。一愣神儿的工夫，满树的桃花、杏花、李子花、梅果花竞相绽放，四溢的花香引来一群蜜蜂，嗡嗡嗡地唱起劳动之歌。

数年前，我家拆去瓦房，建了楼房，院子里两棵粗大的椿树和一棵槐树被我卖了，因为狭小的院落再也容不下它们了。

一次，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放学回家，把一枚杏核埋进了花盆。次年，杏苗破壳而出，长势喜人，一年下来竟超过了儿子的个头儿。我告诉儿子，果树不能当花养，杏树苗要移栽到院子里才能开花结果。

春去春又来，杏树很快挂了果。儿子瞅准最先成熟的那枚杏，迫不及待地摘下来，刚咬一口，就夸张地咧着嘴大叫：“酸死我了——”

碰巧西院三大爷经过，他笑着说：“粗出的杏树要嫁接改良后，结的果子才好吃。明年开春我帮你拾掇拾掇。”

大字不识一个的三大爷，是我们金鸡岭一带嫁接果树的行家里手。他谈起嫁接果树的方法来，头头是道，什么叫“苦接”呀，什么是“移芽”呀，夏天来个“热沾皮”呀等等，三大爷说的那些行话，直到我亲眼目睹了他的实际操作才弄明白。

三大爷有个绝活儿，就是让一棵果树结出几种果子来。以我家的杏树为例，经他巧手一

弄，每年树上都挂满成熟期不同的十来种果子，如桃子有“四月半”、“五月鲜”、“六月白”，李子有“贡李”、“黑妹”、“秋红”，杏子有“麦黄杏”、“红杏”，还有梅子等。

每年，树上的果子一成熟，我总让三大爷尝个鲜。有一回我笑着问三大爷：“杏树上还能嫁接石榴和柿子吗？”他很认真地说：“那不行，我试验过了，柿树和石榴树同杏、李、梅、桃的汁脉不合，就像人的血型不一样就不能胡乱输血。”

这几年，已过七旬的三大爷一直侍弄着自己那分地的果苗园。经他嫁接成功的果树苗，除了送给街坊邻居外，剩下的全被外人抢购一空。

以前我们农村，大家在房前屋后栽种树木多是为了备房檩、做家具，如今，平顶子楼房取代了昔日的瓦房，建房几乎用不到木质梁檩，家具都买高档的了。像我一个半拉子木匠，在村里也失业好几年了。椿、榆、棟、槐等杂木正逐渐退出农村市场，再说，杂木的经济价值也不高，一棵生长30年的椿树才卖300元左右，况且，遇到恶劣天气，树干容易折断，伤人损房的，极不安全。正是因为这些缘故，人们才喜欢上了树身低矮的异花同株的果树。院子里栽棵果树不仅美化了居家环境，还能足不出户吃上口的时令水果。

春风吹来，满院的花香，蜂飞，蝶舞，着实令人陶醉。